

中共歪曲四二五 挡不住法轮功弘扬海外

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，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，整个过程和平理性，秩序井然。这本是一次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上访权利的合法行为，被称作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、最理性平和、最圆满的上访”，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歪曲用来迫害法轮功，它的诬陷宣传无法阻挡更多海外民众因为“四二五”和平上访而认识法轮功并走入修炼。

四二五的历史真相

“四二五”上访的起因是，中共头目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捏造事实诽谤法轮功。天津部份法轮功学员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希望澄清事实，天津公安局却以反常的态度动用防暴警察，殴打法轮功学员，并非法抓捕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。还说：你们去北京吧，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。于是，法轮功学员们怀着对政府的信任，自发来到北京信访办，寻求“天津事件”的公正解决。四月二十五日，万名法轮功学员从各地赶到北京，中午时分，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，下令让天津公安局放人，并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。

至此，事情得到了解决，万名法轮功学员于当晚各自离去，整个过程秩序井然，安静祥和，没有口号、标语，没有大声喧哗，甚至地上没有留下任何垃圾和纸屑，连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来扔进垃圾箱里了。国际媒体对这次上访予以高度评价，认为这是开创了一个平民与中共官方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先例。

四二五使更多人走入法轮功

然而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，蓄意把“四二五”和平理性的依法上访歪曲成“围攻中南海”，在国内外大肆诬陷宣传，混淆视听迷惑民众。但是由于共产党的专政历来被国际



秩序井然的“四二五”上访民众

社会所唾弃，所以它的诬陷宣传无法阻挡更多海外民众了解了真实的法轮功。仅以台湾为例，九五年法轮功传入台湾，只有少数人知道，炼功人不足一万，九九年中共喉舌大量诬蔑栽赃法轮功以后，因好奇或为了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修炼的台湾人翻番上升，目前台湾有六、七十万人学炼法轮功，比九九年以前增加了几十倍，而且人数还在不断持续增长中。

台湾中华电信任职的刘文格女士回忆说，记得在一九九九年，有一天看新闻报导时，看到中共把国内一个修炼团体禁止。坐在电视前的我，感到十分好奇，便聚精会神注视着到底是什么样的修炼，会让中共大费周章利用媒体，向全世界大肆传播负面的新闻。

她说：“中共的人权在全世界是恶名昭彰出了名，执政以来打压人民从未心软，这样一个不良的政权，有什么样的资格能把修炼团体列为×教？”相隔大约一个月，一位朋友跟她介绍法轮功，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上乘修炼功法。她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新闻报导，便产生了极大兴趣，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。就这样，她把《转法轮》看了一遍，并从此走上了法轮功的修炼。

台湾台中市法轮功学员潘丽照也表示，在一九九九年“四二五”事件之前，她不曾听说过法轮功，也完全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。九九年四月底某天，她在电视上看到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新闻报导，“法轮功”三个字

就在那时深刻地打进她的脑海里，种下了日后走进法轮功中坚定修炼的机缘。

法律从业者朱女士说，她是看了报纸报导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，离去时没留下一张纸屑而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她认为可以把中国人教育得如此有公德心，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功法，所以就自己打电话到法轮功教功班询问。

九九年“四二五”之后，台湾各媒体与杂志也都争相报导法轮功的概况与介绍法轮功，一时之间各地的九天法轮功学习班场场爆满，法轮功修炼人数在这段时间急骤增加。在新生国小任职的蔡老师说，他们学校下午有一个炼功点，“四二五”之后台湾电视媒体去采访他们的炼功点，并在电视上播放了李洪志师父的教功带。因为这样大面积的传播，炼功点一下来了二十多名新学员，而各地九天班的人数也一下爆增，一般四、五十人是很正常的，有的甚至达到一百多人。

这样的例子在台湾数不胜数，在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，由此可见，中共野蛮的迫害和诽谤，根本无法阻挡法轮功在全世界的弘扬，迄今十二年来，法轮功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不同族裔各阶层民众的喜爱，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。中共的残酷迫害并没有打倒法轮功学员，法轮功更在反迫害中屹立不摇，并蓬勃发展。◇



为制止迫害 台湾法轮功学员在日月潭畔集体炼功、讲真相

河北邯郸劳教所对王保宏暴力洗脑迫害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河北衡水市法轮功学员王保宏，二零零七年被非法劳教，在邯郸劳教所遭酷刑和洗脑迫害。以下是王保宏自述遭迫害经历。

二零零七年七月，我被衡水市公安局保大队警察杨树山、杜建亭等四人绑架、抄家。我被劫持到看守所的当天，在狱警的授意指挥下，牢头王宁（音）指使犯人找借口对我拳打脚踢，其中一犯人是原银行职工，他猛打我的头部。

在看守所，我们被逼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干活到夜里十一点左右，我抗议非法关押和长时间奴役劳动，遭到狱警车某大骂和毒打，车某揪住我的衣领口，把我强拉出监室门，在走廊里我不走，车某就势自己往地上一倒，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拉倒，迫使我压在他身上，车某立即召来一群狱警围住我，一起对我围攻毒打，过程中他们不允许我站起来，被打倒了我就站起来，再打倒我就再站起来，最后恶警把我强行按在地上用警棍毒打，致使我不能走路。



酷刑演示：暴打

然后一副所长指挥狱警把我手和脚都铐在床上“挂板”，使我不能翻身、坐起，只能仰面平躺，被打处疼痛不止。被“挂板”后十几天一直未解大便，痛苦难忍。在所长们查房时，我向所长司会芳（音）喊话要求就医时，司会芳装聋作哑，不吱声，匆匆溜走。我被“挂板”整整一个月，由于长时间躺着，打开手铐脚铐后，我不能直立行走。就是这样，狱警车某还指使牢头逼我立即干活。

我后来被非法劳教，被劫持到邯郸劳教所。邯郸劳教所“特教大队”是专门“转化”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魔窟，这个“特教大队”由大队长、指导员、队长（一般警员都称队长）组成。大队长葛庆习，指导员王志明，队长高飞、贾英斌、高金利以及劳教所宣传科长沈迎军。其他的几名



酷刑演示：铐在床上（死人床）

队长负责日常的劳动管理和值班工作。葛庆习和王志明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凶狠；高飞以曲解经文、断章取义的手段“转化”法轮功学员；贾英斌是所谓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高金利从所谓哲学理论上进行“转化”迫害，沈迎军则自称修佛教。

特教队狱警非法授权给“普教”监控法轮功学员，任何事都必须经“普教”允许才行。“普教”不用参加劳动，对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随意打骂、惩罚。这个邪恶的特教大队“转化”法轮功的方式是：队长们先轮流找法轮功学员谈话，表现出很关心的了解你各方面的情况，还一起学经文，“犹大”一边帮腔，断章取义。如果法轮功学员不认可他们的歪理邪说，他们就开始采取体罚、不让睡觉等方式折磨法轮功学员。再达不到“转化”的目的，就用酷刑折磨。

特教大队设在邯郸劳教所劳教大楼的三楼西半部份，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在三楼大厅北侧的“心理咨询室”内进行，打骂，酷刑实施都在一楼西半部份的“警官健身中心”的健身房内或者大楼顶层西侧的一排房间内，因为这两处地方平时无人，封闭好，外面很难听到声音。

我被非法挟持到邯郸劳教所后，先是每天被罚站，不让和任何人接触。几天后以“犹大”尤玉芳（邢台地区人）为首的几个

“帮教”摆出要打人的架势来恐吓我。我没有被他们吓住，几句话他们就泄气蔫了。接下来大队长葛庆习找我谈话，对于他的各种提问我都一一从法律上、做人的道理上及现实社会的经历上做了详细回答，最后他无话可说。紧接着贾英斌，高金利每天轮流或同时和我谈话，沈迎军也不时的加进来帮腔并不时的威胁我不转化如何如何。

高飞和一帮“帮教”们要和我一起所谓“学法”，他们卑鄙无耻的胡搅蛮缠，说这么多人都是一个认识，就你一个人和我们认识的都不一样，你的认识肯定是错的。然后不让我睡觉，罚站。后来我拒绝了他们的所谓“学法”。大队长葛庆习说：“你家人说了不转化，致残了家里养着，这话你相信吧？”我说：“我大概知道是谁说的。”葛面露狰狞：“你转化也得转化，不转化也得转化。”高飞也不断用酷刑相威胁。晚上，他们逼我罚站，不让睡觉。

第二天上午，高飞、贾英斌一上班就指挥两名“普教”把我带到顶楼西侧中间的一个房间强行罚跪，我不从，他们就强行按下，我仍不从。他们把我又带到西侧北头的大房间内，这是间空房子。两个“普教”架着我两臂不能动，高飞手持警棍凶狠的猛打我后背，同时贾英斌不断的叫我的名字，直到我没有反应瘫倒在地上，突然高飞猛打我小腿，把我激的有反应。再让两个“普教”架起我强行走动一圈，架到中间房间按跪在地上，高、贾两恶徒不断的羞辱我，我不屈服，他们就再打、再罚跪，到傍晚，我已站不住，坐着突然一阵头眩晕，大吐，昏倒。

第二天早上，高飞和贾英斌及“普教”把我又带到顶楼中间屋内。高威胁说：你不转化，我就把劳教所的酷刑开飞机、上绳都给你来一遍。我又被强制地按



暴打

跪在地上，高正和贾英斌不断对我嘲笑，拿假经文给我看，我不看，贾借机羞辱我，他们找来象棋子，垫在我膝盖下强制我跪在棋子上，我更加疼痛难忍，身体坚持不住的倒下，他们强行用椅子靠背把我挤在墙上，迫使我面对墙上，上身挺直贴墙，九十度角直跪着，膝下加垫棋子。同时不断对我洗脑，逐渐使我意识混乱。

几天后，早上一上班，高飞他们又把我带到顶楼西侧北头大房间内，脱去我的外衣，只穿内衣，对我大打出手，用脚把我的头踩在地上逼我转化。指导员王志明

阴险的笑着走过来，让两个“普教”把我拉起，按坐在地上，双腿摆平并紧紧用绳绑在一起，“普教”向后扳起我双臂，我立即脸朝下，上身弯下来，有人上到我后背上，我一憋闷就象坠下了深渊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隐隐约约的觉得双手指根发疼，好象有人在跟我说话，我睁开眼两个“普教”正架着我的双臂托着我站着，指导员王志明正用牙刷用力地刷我指根处，双手除虎口外，其它指根处，皮都磨刷破了，带着血。

以上是我经历迫害的主要事实。揭露这些是为了曝光邪恶，解体邪恶。希望那些直接、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，不再受邪恶的欺骗，能够认清善恶，停止迫害，远离邪恶，否则将没有未来。◇

河北邯郸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

河北省邯郸市劳教所是非法关押全省男性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，5月初，有四十多人，后有到期陆续回家的，目前仍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二十多人。在8月至9月期间，劳教所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所谓“转化”，主要警察还是以高飞（明慧网多次曝光）为主，用似是而非的歪理邪说迷惑学员，达到所谓‘转化’的目的地。请各界正义人士关注这些正在发生的迫害。制止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

电话：310-4010219 0 310-4010152 ◇



九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，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第六十六届高级别会议，各国首脑云集。纽约法轮功学员每天在联合国前集会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状况，共同制止中共长达十二年的残酷迫害。

造谣机器中宣部

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，英文里的“宣传”（propaganda）一词，和洗脑、欺骗联系在一起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。迄今为止，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，“宣传”才具有正面意义，也只有在当年法西斯纳粹德国和中共政权体系当中，才有“宣传部”的位置，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没有称作“宣传部”的机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改革开放后的中共，为了欺骗国际社会，才不得已把“宣传部”的英文名改成了“公共信息部”（Publicity Department），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，中宣部仍然是中共对全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。

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、近万种期刊、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，几十万个网站，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门负责管理。2002年6月中宣部曾给新闻媒体下发了一道禁令，一口气列出25个“不许”：不许对重大疫情、病情进行渲染报导转载；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导；不许报导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；不许报导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；不许在媒体运用“封杀”一词；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；不许集中进行批评性和负面报导；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

报导……

中宣部的主要职责就是摇唇鼓舌，为中共摇旗呐喊。直接的结果就是满嘴谎言。虚假宣传何其多，简直遍地都是。当年希特勒有句名言：“利用报纸宣传，可以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。”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，会场就悬挂着“宣传”的大幅标语：“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，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，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！”当年纳粹的宣传理念，被今天的中共发挥到极致。中共的宣传手段和强度绝对是世界第一，兵马未动，舆论先行，先营造出一种气氛，造出一种声势，再推行它的邪恶意图，无论是发动大跃进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还是迫害法轮功，都是如此。

无可奈何花落去。而今，一言堂的造谣诬陷也在失去民众的信任，遭到民众的唾弃。早在几年前，中共喉舌央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，在上海、深圳等沿海发达城市，新闻联播节目已退出收视前十名，甚至是前十二名。那个新闻联播，有人以两句话概括其内容：“中国新闻联播头二十五分钟伟大光荣正确，后五分钟世界各国灾难。”新华社的稿件，只有朝鲜、古巴、伊朗、缅甸等极少数被国际社会视为流氓的政权媒体采用，绝大多数国家媒体都不予采用。◇

修炼人看世界：

生命的自在

年少时多次想离开家，离开父母，到很远的地方，因为厌倦了世俗。尤其当被病痛苦苦地折磨时，觉得生命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。

但有时安静下来时，内心深处总是渴望着一种自在，没有痛苦，不受人情的牵累。但人在尘世中，这些怎么能够避免？所以我一直等待机会，有一天能远离尘世的喧扰和庸俗，不需再看到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丑陋。但家庭琐事、没完没了的治疗，又死死地纠缠着我，内心的痛苦真是无法言表。

很偶然的一次机会，在读了一遍《转法轮》后，内心竟充满了喜悦。很多人生中解不开的问题，在书中都找到了答案。原来因果轮报是自古天理，原来一切痛苦都有其根源，原来疾病麻烦，都是在还业债。内心渐渐明白，

原来通过这样的世俗，人可以从其中消减业力，生命可以在世俗中，找出自己认识、行为的不足，通过这样的方式，逐渐同化“真善忍”。

哦，原来在世俗中，生命可以一直有升华的机会，返回到先天的纯真。《转法轮》中教人做好人的法理，改变了我固执狭隘的思想，改变了我厌世的情绪。我终于解开了

心中的纠结，开始堂堂正正地去面对这个世界。

当人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，面对痛苦，麻烦的心理承付力，好象一下增加了许多，心胸开阔了许多。抑郁的性格改变了，渐渐地病情好转了，最后彻底痊愈。修炼使我有正确的人生态度，我不再厌烦那些琐碎和麻烦，不再有那么多不愉快的情绪。有时想想，单凭善的心态，就能很好地均衡这一切。

我不再想离开世俗，离开父母。生命的自在，不是通过躲避、逃逸而能够得到的，而是通过检查自己的不足，多替别人着想，在渐渐升华的过程中，渐渐地超越了人固有思想的框框，自然而然地达到生命的大自在，真自在。

这样的自在，是为善的，为他的，无我的，无执的，是生命先天的美好的自然流露。◇



没出监狱就找到了工作

我因信仰“真善忍”，被中共关进了监狱。

有一天，监室来了一个商人，姓徐，原来在北京市政府工作，后来他弃政从了商。没事闲聊，他向我打听天安门自焚事件，他的政治观念很强。我问他：“您看过中央电视台的《焦点访谈》吗？”

他说看了，我对他讲：“政府硬说自焚者是炼法轮功的，但国外法轮功学员不承认自焚者是法轮功修炼者，要求国际上组成第三方代表到中国进行独立调查。可中国政府不允许，推说是内政。”

接下来，我给他讲远近镜头的问题。“从《焦点访谈》看，自焚录相有远景有近景，远景可来自天安门广场的监控器，近景则不可能来自监控器。”

他赞成我的分析，我接着给他讲。“中国官方最先说录相是从外国记者手中获得，可外国记者说他们根本就录不上，刚准备录就被在场的警察带走了，关了很长时间。中国官方后来又改口说是天安门广场监控器。

可监控器不会移步换景的，我认为中国官方的发言说不通。尤其是王进东的画面还录了音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哄闹，10 米以外肯定不能把音录得那么清楚。”

他是个有头脑的人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问我：“那你的看法，自焚者是不是炼法轮功的？”我说：“不管是不是，中共在这件事上肯定做了手脚。”“你的思路很好，我赞成你的观点。这么着吧，出去之后，我请你给我的员工讲课，我招聘你。”我们俩都笑了。◇



荷兰国家电视一台 2005 年 3 月 14 日在「时事评论」专题播放法轮功节目，其中揭露了中央电视台「自焚」伪案，质疑两辆警车为何备有（按中共媒体报导的）二十多个灭火器。

找保姆



我屡次建议年迈的父母找个保姆，以减轻我这个远在海外的游子挂心。母亲说，“可不敢轻易找，楼下老王找的保姆，第一次出去买菜，就买了五十块钱的冰激凌回来。老王说，‘我也不吃冰激凌呀’。保姆说，‘你不吃我吃呀’。老王快气死了。唉，现在的人啊，一点道德都没有了。”

我对母亲说，“要能找到炼法轮功的就好了。”母亲说，“上次好不容易联系上一位‘法轮功’时，可她正给一户人家照看小孩，小孩的家长坚决不同意她走，说她不但细心照顾孩子，家里不归她干的活也帮着干。有啥烦心的事，她就用“真善忍”的道理开导大家，她们现在都成好朋友了，小孩家长最后说：‘她走了，我们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人哪？’”

我说：“要是法轮功不被迫害，你也不用为找保姆发愁了。”母亲说，“可不是嘛，过去公园里到处都是炼法轮功的。这个该死的共产党，专跟好人过不去。”（文/罗娜）◇